

天 界

西北边塞行

XI BEI BIAN SAI XING XI BEI BIAN SAI XING

张林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天 界

——西北边塞行

张 林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界：西北边塞行/张林著．-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998.1

ISBN 7-5033-0910-5

I. 天… II. 张… III. ①报告文学-中国-当代 N. I25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白石桥路 42 号 100081)

电话：62183683

北京朝阳区飞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1998 年 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875

字数：197 千字 印数：1—8,000

定价：12.00 元 (膜)

雄关漫道真如铁（序）

管卫中

好多年前，当张承志的《北方的河》风靡中国的时候，我曾经想，中国还应当有另外一部大书——“北方的山”。

在我的印象中，中国真正的山脉，统统集中在西北部。南方的山，精致秀丽有余，比北方的山脉似乎多了一些灵秀之气，却分明少了一份险峻刚毅；黄土高原上的山，相互依傍，挨挨挤挤，圆滑而无骨，颇像一溜蹲在墙根下袖手缩脖晒太阳的老翁，严重缺乏山脉本应有的那种挺拔傲岸的独立味道。严格说来，这两类山都不能叫作山。它们或者是供人消遣赏玩的盆景，或者是一些平平庸庸、圆头呆脑的土堆罢了。

只有集结于葱岭、青藏高原和蒙古高原一带的群山，才座座穿云刺天，气势磅礴；个个铁骨嶙峋，风骨卓然。这才是真正的山。唯它们才具备山的神魄。唯它们才配称作山脉。

在这些山的王族的怀抱里、脚趾间，生息着许多种土著民族。数千年来，她们繁衍生息，迁徙动荡，生生灭灭，创造了色彩斑斓的文化。由于崇山的夹持、大漠的阻隔和种种历史的原因，时至今日，这些种族、人群似乎仍与现代文明相距甚远，因而也就比较完好地保存了民族特色和远古文化风貌。

按理说，这是现代文化人类学和现代文学极合适的关注对

象了。然而在中国，却很少有人慧眼独具，意识到这些山脉人群的价值。不错，活动在这些大山脚下的本土作家倒是不少，但他们反倒更容易被远处的大都市文明所吸引，喜欢盯着京都的文学风向行事，学别人的腔调说话。他们似乎缺一点文化人类学的学识和现代主义文学的眼光，意识不到自己脚下正踩着一座庞大的文化金矿。

倒是西方的一些探险家、大学者们的眼光要显得高远一些。我相信，无论是著名的俄国探险家普尔热瓦爾斯基，还是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这些大学者们先后只身深入中亚腹地、青藏高原，几进几出，出生入死，其初衷绝不是来偷窃的，而实在源于他们对这片大陆上的文化奥秘的浓烈兴趣和探究冲动。他们不会愚蠢到为了一点可以换作金币的文物而甘冒送死的极大危险。只有文化的魅力和求知的强烈欲望才会使这些西方学者舍生忘死万里东行。

可惜得很，到了现代，由于种种隔阂和条件限制，再也没有西方学者涉足这些地方了。

文化矿产的被闲置，被漠视，实在是一种遗憾。中国人似乎总是要等到别人来发现、发掘乃至偷窃我们的无价之宝后，才会恍然大悟，一面愤怒地斥责，一面奋起直追。

八十年代末，中国忽然有一位名叫马丽华的女作家，以文化人类学者特有的远见卓识和朝圣者式的坚韧顽强，加上身在当地的一些便利条件，多次深入藏北高原无人区，写出了一部大作品：《藏北游历》。有趣的是，据我所知，这样一部后来获得国际声誉的大作品，完稿后竟无人所识，接连遭到退稿，最后居然在西北一家小小的军队刊物上登了出来。文章一经面世，

立即在国际学术界获得高度估价。然后，国人们才半明白半懵懂地意识到了马丽华从事的这项工作的重要性。

马丽华只是开发了一小块文化宝藏。这样的宝藏在西北部中国还多得很哩。

而今，又有一位作家走进了北方的群山。

这个人名叫张林。

我头一回见到张林的时候，觉得这家伙怎么有点儿像周涛。瘦长的身材，笔直的腰板，一身军装使他平添一股干练英武之气。亮闪闪的眼睛流溢着机警。但再一观察，又觉得不大像。似乎，比起周涛三句话没说完就狂态毕显、挥舞短剑东杀西砍的犀利、无法被军装和犬儒文化所驯服的野性以及坏惺惺的幽默来，张林显得文弱了一些，谦逊了一些，含蓄温和了一些。

说实话，我不大喜欢太谦逊、太圆润的人。那几乎是中国人的恶习。我觉得周涛出乎天然的狂态不仅不令人生厌，反而有点可爱。我固执地认为，一个写作的人，会不会有大出息，与这个人的个性是否很独特、很鲜明、很坚固有绝大的关系。与大众的心态、习性、心胸、眼光、胃口很相似的人，怎么可能创造出超拔卓异的精神产品？没有个性的人接近于不存在，就像一块嵌在砖墙上的砖块在人们眼里不存在一样。像周涛、莫言这样的有思想的野性的作家，在军中是不多见的。基于这种判断或者说先入之见，我起初并没有很重视张林。

但后来我渐渐发现，这个看上去温文儒雅的军人，内心里其实很有一些棱角，一些与众不同的东西。他的迷恋“信天游”与“花儿”，为搜寻信天游而跑遍陕北的举动，就使我觉得

有几分诧异，同时心里也就多了几分默许。要知道，不是所有喜欢流行歌曲的耳朵，都能听懂信天游与花儿的。这些西北民歌中流淌着的那一股烫人的真情，那一种人生的苍凉、忧伤，那一份直率与质朴，任何时候听起来，都能使人心绪激荡，热泪盈眶。能懂得这种民间音乐的人，内心里一定蕴藏着很柔软很热烈很感伤很深沉的情愫。

然而真正给我以深刻印象的，还是他这部纪实作品。我不知道，张林当初为什么要选择这么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难题。听听这些名字吧，喀喇昆仑，帕米尔高原，阿里高原，西部天山，蒙古高原……没有到过这些地方的人，大约不知道这些地方的厉害。我当年曾经闯过一回青藏高原，当时是抱定了有去无回的决心，才得以成行的。张林居然连闯四大高原，行程两万公里！他能够活着回来，已经是十分侥幸了。其间经历了多少艰险困苦，大概只有他自己知道。下这么大的决心，吃这么多的苦，来写作一部纪实作品，这样的事，大概没有几个作家愿意干的。这件事本身，不正是张林内在性格的逼真写照么？

还有，这些周边地区的历史，真是迷离扑朔，纷乱如麻。而深奥如燧洞的佛教、伊斯兰教学说，局外人是很难一下子参得透的。张林居然硬是钻进去了，并且梳理得脉络清楚，有时还不乏一些洞见。可见他是下了多大的案头功夫。

太史公曰：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看来张林正是这么干的。从今以后我知道了，马丽华之后，文学界又有了一个拼命三郎。

《天界——西北边塞行》一书中，最吸引我的，大概要数描述西部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风烟与文化遗迹的笔墨。其中对古

格王朝短暂历史的介绍，和对王朝遗迹中壁画、万人洞的细细描写，尤使我如临其境，大开眼界，引起许多的联想。我在想，随着岁月的流逝，古格王朝遗址的原貌也许会被闻风而来的时髦游客们渐渐破坏得面目全非。那么，张林亲履其地并以一个作家的细腻笔触记录下来的原始风貌，也许就成了后人弥足珍贵的文献资料。至于他对古格王朝的倏忽消失与佛教之间若隐若显的关联的探究思索，也是一个饶有趣味的话题。要知道，他这么想，并且把它说出来，是很需要一些识见和胆量的。我很赞许他的看法。这一类描写与思索，使这部书染上了浓浓的文化人类学和史学色彩。但张林是一位军旅作家。他的关注重心与马丽华有所不同。他下力最重的，还是生存在人类极难生存的高地上的戍边将士们可感可叹可敬的人生。只不过，在描写他们付出的说不尽的特殊牺牲，和他们柔肠百结的心绪的时候，张林的眼界又比西线冰山小说、大漠小说的作者们要开阔得多。后者们的目光多停留在现在，粘滞在对牺牲精神的讴歌上。张林的思绪却每每上溯至数十年、数百年的边防史、民族屈辱史。譬如他对中印之间历史纠葛的回溯，对林则徐、左宗棠面对沙俄吞食新疆的威胁而老成谋国、据理力争的历史片断的回忆，对阿里先遣连的一段苦涩往事的记述，就为今日戍边将士们的殊死坚守提供了某种历史背景。明乎此，今日的边防军人们所付出的青春、生命、爱情、亲情，所承受的种种难言的苦涩与失落，所经历的艰辛备至又平平淡淡的人生，便闪发出了意义与价值。

一番远行归来，张林与远在边防哨卡上的战友们结下了刻骨铭心的情谊。他似乎想把自己所有见过的、听到的战友们的

人生故事都形诸笔端。他脑子里储存的人太多，故事与细节太多。它把这些东西统统填进了自己的作品。这一方面使他笔下的人物高度真实，许多精彩的细节远非凭空想象所能得到，另一方面却又使他的人物太多，头绪庞杂。

书中的议论也不少。问题不在于议论的多与少，而在于是否精彩、得当。精彩的议论本是思想火花的闪烁，是好文章的魅力之一。不是发乎感受，发乎肺腑的议论，则容易流于老生常谈，令人蹙眉。张林的议论，精彩的与不那么精彩的纠缠杂陈，后者往往成为文中的老茧。以我看，删去这类议论，加强重要人物、重要的事件的描写，这部作品也许就更饱满、更生动一些。不知张林以为然否？

虽然有这么一些小毛病，这部书仍堪称是一部大作品，一部颇有气势、规模和新鲜感、可读性的大作品。

人们总说西部是神秘的，我对这种言论默笑不语，以为那是不了解西部、站在远处臆猜人们的胡言乱语。西部世界的真相如何？读者诸君不妨一读此书，相信它会给您带来最真切印象。

1997. 5. 11 于兰州

引 子

一个人可以花整整一生时间来等待这样的时刻——走向心中的圣地。

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种机会的。

当我和我的三位战友觉得一定要做点什么的时候，我们走向了地球最遥远最孤寂的高地，走向了喜马拉雅、冈底斯、喀喇昆仑、帕米尔、天山、阿尔泰山和浩荡无边的巴丹吉林大沙漠。曲折漫长的中国西北边境线穿过了这些地区。

好些年了，我一直用关注的目光盯紧每一个进入这个地区的人，关注着他们的探险、考察、研究、拍摄、写作……每当一个新的身影向那里走去时，我都觉得又收到了一份挑战书。作为一名西部军人、西部军事记者，哪怕仅仅是为了完成自己，也要尝试走遍西北边塞。

那儿有张骞、法显、玄奘、马可·波罗、斯文·赫定这样的世界超一流探险家；有班超、李广、霍去病、松赞干布、成吉思汗这种能改写世界历史的大军事家；有李白、岑参、王维、王昌龄等等永远占领着中国文坛的大诗人。他们都早已死去，他们又都在向我们传递着某种信息，使我们一直感到血流中充满了蠢蠢欲动的感觉。

那儿还有地球上绝无仅有的人类——在海拔 5000 米以上高度执勤的当代中国军人。

1996年5月至8月，我在三次进入那块地球上最巨大的隆起之后，开始了蓄谋已久的行动：连续而不间断地走遍整个西北边防。也就是要沿着西藏阿里普兰境内的中尼边境一直向西、向北，然后折向东南，抵达甘肃酒泉以北中蒙边境的184号界碑。我不知道以前有谁这样走过，只知道我们这四位军人组成的“中国西北边防行”采访组一定要这么走。我们身上好像有一万颗太阳，我们渴望生命熊熊燃烧，在噼拍爆响的火焰中放射出光芒，无论胜利还是失败，这次行动的感受永远像太阳一样炽热。

我们去感受、解读大西北那条一把能攥出无数故事的沉甸甸的边界线之前，最好先熟悉一下它的地理氛围：

这段边界共与尼泊尔、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蒙古等九个国家接壤，横跨青藏高原、帕米尔高原和蒙古高原。是地球上生存环境最严酷的地区。

我们要拜见世界上一些最著名的大山：

喜马拉雅山。这是一条优美而残酷的巨龙，卧在青藏高原南侧，全长2400公里，平均海拔6000米以上，有8000米以上山峰12座。它美丽如屏的银色身影使无数个走向它的被诱惑者付出了生命。

冈底斯山。她起码同时受到三种宗教膜拜，被称为“神山”和“宇宙中心”。东西长1400公里，在阿里高原长到6714米的最高点后嘎然而止。在这里发源了印度河、恒河和雅鲁藏布江。

昆仑山。这是西藏与新疆的界山，它从帕米尔高原一直跑

到四川盆地附近。长 2500 公里，平均海拔 5500 米以上，被称为“亚洲脊柱”。你尽可以想象关于它的无数神话传说，现实中的它让你的梦在缺氧的窒息中粉身碎骨。

喀喇昆仑山。它与昆仑山并肩而行，是连接帕米尔高原和喜马拉雅山、唐古拉山的链环。平均海拔 6000 米以上。这是一条年轻而衰老的山脉，满天满地的风化石使人如同身陷虎口。

帕米尔高原。平均海拔 4000 米以上，是世界上最巨大的山结，那些最高峻的山脉都把根扎在这里。这里的雪山个个风姿绰约。

天山。这是一条东西走向的山脉，全长 2500 公里，它的近 7000 条冰川和山间牧场、原始森林对新疆意义重大。

阿尔泰山。它在雄鸡般中国版图的“鸡尾巴”上。“阿尔泰”意为金子，以产金而著名。那里有中国最美丽的秋色与冬日。

巴丹吉林沙漠。位于甘肃、内蒙古、宁夏境内，是中国著名的大沙漠之一，最高的沙丘高达 500 余米，是世界上真正的沙丘之王。

好了，我们必须走了，让我们向西、向北，朝着那片孤寂而又充满诱惑的高地进发。

目 录

雄关漫道真如铁 (序)	管卫中 (1)
引子	(1)
第一卷 喀喇昆仑卷	(1)
朝圣昆仑	(1)
缺氧体验	(13)
生存高度: 海拔 5000 米	(23)
雪景中的女兵	(40)
吐! 那些来自西方的家伙们	(56)
陆军中尉陆弘宇	(70)
感情线 生命线	(77)
第二卷 阿里高原卷	(88)
界山	(88)
精神王国的遗址	(103)
先驱者的悲歌	(113)
感受寂寞	(129)
嫁给昆仑	(151)
第三卷 帕米尔高原卷	(167)
血脉	(167)
河南人唐三藏	(178)

2 天 界

想念卡拉其古·····	(185)
等待古兰丹姆·····	(200)
巡逻吾甫浪·····	(210)
第四卷 西部天山与蒙古高原卷 ·····	(227)
重压与抗衡·····	(227)
男人的脚走到哪儿 女人的心跟到哪儿·····	(238)
西线战事·····	(246)
184 号界碑 (后代记) ·····	(257)
附一：致张林书 ·····	周 涛 (265)
附二：本书引用和参考文献目录·····	(270)

第一卷

喀喇昆仑卷

朝 圣 昆 仑

1

本世纪第一个年头，1900年9月的那个上午，在亚细亚腹地铺排2500公里的昆仑山和喀喇昆仑山之间的某一点上，站着矮脚马般的瑞典人斯文·赫定。怒风把他的飘飘金发吹成了燃烧的火炬，他脸上翘起的干皮浓缩着高原刺目的阳光。他戴上

风镜，细瘦的短脖子使劲往长里伸展，却仍无法看清这横空出世的“亚洲脊柱”有多深多远多高。

那一刻，他看见成群的沙粒在天空中无声无息地飞翔，像硕大无朋的游龙滑来滑去，遮天蔽日。太阳成了碗盏里一枚变质的鸡蛋黄儿，发出暗黑的光。一只瑟缩的鹰立在古道边，眼神冰冷而超然。它能这么一动不动地立几个小时，甚至象鹭鸶那样缩起一只脚爪。它漠然的眼神后面有一种凶光，好像在盘算着眼前这个人什么时候能死掉，以便及时吃他的肉。

欧洲探险家赫定把他的翻毛羊羔皮筒往紧里裹裹，吸了一口冷气。这位第一个发现了古楼兰遗址的世界级探险家，摆动他顽强的短腿和不死的身躯，像只蚂蚁那样在浩瀚的亚细亚腹地上爬来爬去爬进爬出。从1896年至1907年间，他五次在中国新疆、西藏的大漠雪山上探险。后来，人与畜的尸骨和他玩命的劲头抬举了他，他拎着自己的命，踩着别人的骨头，爬进了世界名人的行列。多年以后，当我们透过时间远远地凝视他的身影时，觉得他简直是在细细地品尝享用痛苦、艰难和死亡。只有这些刺激才能使他产生幸福感和成就感。

在昆仑山与喀喇昆仑山之间的高山宽谷地带穿行，他们已经55天没有遇到人类了，这是一次与死结伴的旅行。好在赫定有着从不怕仆人死亡和牲口倒毙的钢铁一般的意志。自从他在亚洲腹地探险以来已经有许多东方的仆人死在他的脚前，他在自己的游记里记述这些死亡时，所用的笔墨也许不比记述他的爱犬和骆驼多。

那天上午，赫定手下负责弄肉的维吾尔族猎人亚达特打了一只野牦牛，他跑向自己的猎物时，突然跌倒昏迷，鼻孔里向

外汹涌着紫红的血。当时他们所处的地点海拔 5426 公尺。雪打着旋飘落，碎石一踏一滑。亚达特被紧绑在驼背上，瘫软的身子一晃一摇。那时的人们对高山病几乎一无所知，唯一能做的是剥下一只羚羊的皮，脱下亚达特的衣服，把还热着的羊皮紧紧地裹在他身上，使带肉的一面贴紧身体。亚达特变成了一只垂死的羚羊，灵魂将要走出他的躯体，他衰弱得厉害，呼吸像急剧拉动的风箱咔味乱响，脉搏则如风雨中飘摇的蜡烛，随时都有熄灭的可能，也已经皮肤凉如冰霜。三天后，当赫定正要赶骆驼站起出发时，一种异样的灰点子漫过亚达特那久经风霜的面孔，他的眼睛张开了，他死了。他用他那破裂的眼睛仰望着西藏的天空。跟随着亚达特死去的还有十匹马，三只骆驼。

50 年之后，斯文·赫定走过的冰山雪野中，又蠕动着一支队伍。他们用黑色马尾编成眼罩把大眼小眼全遮住，看上去像绿林豪杰一般强悍威风。而事实上，这是一支东倒西歪充满痛苦的队伍，美丽无垠的白雪把阳光变成了刺目的钢针，扎得他们几乎全成了瞎子。他们是靠意志挪动着脚步。这支队伍就是后来被授予“进藏先遣英雄连”的解放军新疆独立骑兵团一连。他们受领的任务是穿越喀喇昆仑，解放西藏的阿里地区。这天，他们刚刚艰难地通过了一个仅容一人一马侧身而行的狭长石缝，副连长彭清去突然被一股突如其来的力量掀翻。是大风，风速快得让人无法呼吸，柔美的雪片此刻成了杀人的流弹，打瞎了战马的眼睛，打肿了人的面颊。十分钟后，风暴停息，只见迎风处的人马已命丧黄泉。原来人死就这么简单，说没了就没了。

骑兵一连是第一批试图在“生命禁地”里定居的人类。一